

陆龟蒙的中元节，藏着辽阔与温柔



图片由AI生成

又是一年中元。

唐人笔下的七月半，是江南水寺的灯火连星，是道观斋醮(jiào)的步虚声远，是家家祭祀的香烛袅袅。

卢拱写“云迎碧落步，章奏玉皇宫”，写尽仙凡相接的盛大；令狐楚写“寂寂焚香在仙观，知师遥礼玉京山”，道尽人间祭告的温软。

可到晚唐陆龟蒙这里，画风忽然一转：他窝在苏州甫里的橘斋里，病骨支离，对着一窗风露，给远方的“道侣”写了两首诗。

一首诗说，仙女邀他上天，还嘱他亲手用玉篆书写自己的名字。“丁宁独受金妃约，许与亲题玉篆名。”

另一首诗写醒来之后的光景：虫子吵、燕不归，满心皆是思念。“广云披日君应近，倒影裁花我尚疏。”

没有万家灯火，没有斋醮宏声，只有一榻病、一场梦、一个人，与一份遥寄远方的浪漫。

而诗题里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“道侣”，世人猜了千年，始终没有定论。

既然没有确切答案，不妨和文脉君一起翻翻陆龟蒙的“朋友圈”，也许答案就藏在晚唐的风月里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王子扬

松陵唱和 皮日休，是知己更是同道

人们猜“道侣”的身份，第一个想到的，多半是皮日休。

晚唐文坛“皮陆”的名头太响，两人“深度绑定”，可以说是晚唐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知己组合。

咸通十年(869年)，皮日休随苏州刺史崔璞赴任，做了郡中从事。到任不过一月，便结识了隐居甫里的陆龟蒙。

一个是湖北天门来的狂放进士，一个是吴中世家出身的隐士，本是天南海北的两个人，却一见如故，结为“耐久交”。

此后一年多时间里，两人诗文唱和不绝，古体、近体、联句、问答，体裁不拘，笔墨不绝，累计竟达六百余篇。

后来陆龟蒙将这些诗编为《松陵集》，皮日休亲自作序，这也是现存唐代规模最大、最完整的唱和诗集。

二人的情谊，从来不止于诗文往来。皮日休自号“醉吟先生”，慕长生之术；陆龟蒙别号“天随子”，隐居甫里，读经谈玄。两人相聚之时，既品评诗文优劣，也探讨仙门道妙，唱和里有“俱怀出尘想，共有吟诗癖”的共鸣。

中元夜病中寄诗，给这位最懂自己的知己，合情合理。以两人的交情，将一场仙梦先寄予知己，本就是文人的寻常雅事。

华阳羽客 张贲，是道侣更是同修

若论“道侣”二字的字面之意，张贲或许比皮日休更贴合。

张贲，字润卿，南阳人士，大中年间进士，曾任广文博士。《唐诗纪事》卷六十四明确记载，他“寓吴中，与皮、陆二生游”。

但他更重要的身份，是方外高人。

陆龟蒙曾作《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》《奉和袭美怀华阳润卿博士三首》等作品赠予他。皮日休也有《寄怀南阳润卿》《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》，足见其高人身份。

张贲曾在茅山修道，后来寓居吴中，和皮、陆二人诗酒唱和，也一同谈玄论道。

某年深冬寒夜，三人如常围炉雅聚，规矩

简单：围炉联句，一人两句，接不上便罚酒。

起头的是皮日休。他抬眼扫过窗外的寒星，随口便定了调：“文星今夜聚，应在斗牛间。”

轮到张贲接韵。他开口便超脱尘俗：“载石人方至，乘槎客未还。”

陆龟蒙慢悠悠地把话头拉回席间，却依旧没丢那股仙气：“送觴繁露曲，征句白云颜。”三人联句，席间尽欢。

因此，陆龟蒙在诗里写“唯羡羽人襟似水，平持旄(máo)节步空虚”，这份对羽人步虚的向往，说给世外高人张贲听，自然最能被懂得。

橘斋眷属 蒋氏，是伴侣更是知音

看到这里，想必有不少爱看玄幻修仙的小伙伴不同意了：不管是小说还是影视剧，“道侣”二字的核心，重点从不在“道”，而在“侣”。那个陪在陆龟蒙身边，陪他病卧橘斋、共度烟火岁月的妻子蒋氏，未尝不是诗中那位“道侣”。

史料里关于蒋氏的记载不多，却鲜活生动。

明人《尧山堂外纪》载，蒋氏“善属文，性嗜酒”，姊妹劝她少饮酒、多加餐，她随口赋诗作答：“平生偏好饮，劳汝劝加餐。但得樽中满，时光度不难。”

另有记载，有僧人名叫知业，曾拜访陆龟蒙谈玄，自称受戒不饮酒。蒋氏隔着帘子问：“上人诗云：‘接岸桥通何处路，倚楼人是阿谁家。’观此风韵，得不饮乎？”寥寥数语，问得僧人惭愧而退。蒋氏的机敏与风趣，可见一斑。

她陪陆龟蒙隐居甫里，过着看似闲散实则清苦的日子。陆龟蒙好斗鸭，她便陪着养鸭、治鸭，相传著名的“甫里鸭羹”，皆出自她的巧手。

有一次陆龟蒙宴请皮日休，鸭肉吃完了，酒席还没散。蒋氏就把原本要丢弃的鸭内脏洗净切丁，与白果同煮，竟意外鲜香，就此成就一道流传千年的名菜。

这样的日子，没有荣华富贵，却有烟火气里的相知相守。

陆龟蒙病卧橘斋的中元夜，蒋氏守在他身侧熬药奉茶，看他写梦里的仙境，听他叹病中的寂寥。

所谓“道侣”，未必一定要结伴寻仙问道，能陪着对方在烟火人间守着一份道心，在病榻前知冷知热，便是最深沉、最动人的道侣之情。

无论谁何 皆是晚唐的浪漫余烬

其实，“道侣”究竟是谁，本就无需深究。

这两首诗最动人的地方，从来不是谜底，而是那个中元夜里，陆龟蒙心底不曾磨灭的温柔浪漫。

他病着，穷着，在动荡的晚唐乱世中，隐居于江南一隅的小小茅斋，可他的心境依旧辽阔超然——梦里受金妃之约，题玉篆之名，看月摇佩玉，风断云缕。

醒来之后，他不叹身世坎坷，不悲乱世飘摇，只想着把这场温柔仙梦写下来，寄予知心之人。

那个人可能是远隔一方的文坛知己，可能是山中修道的方外之友，也可能就是朝夕相伴的结发妻子。

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这么一个人，值得他把一场仙梦寄出去，值得他在病中说一句：我羡慕仙人的潇洒，可我更想把这场梦说给你听。

唐人写中元，写的多是人间烟火，是祭祀，是热闹，是仙凡相会的盛大。可陆龟蒙，把中元写成了一封私信、一场私梦、一份私人的浪漫。

他不写万家灯火，只写一枕清梦；不写斋醮声声，只听蛩鸣滴滴；不写天下苍生，只念一个知己。

晚唐的风已经凉了，乱世的硝烟很快就要漫过江南。

可在那个中元夜，橘斋里的一盏灯、一首诗、一场梦、一份遥遥寄意，成了乱世里一点温软的光。

千年后我们读起，还能感受到那个病榻上的诗人，心底深藏的辽阔与温柔。这就够了。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

陆龟蒙《游楞伽精舍次韵袭美》

